蘇文

四之五

宋大家蘇文忠公文選卷之四

太僕震川歸有光　選輯
吳　太史瑞屛顧錫疇　評閱
後學文耶徐開雍　參定

狀表

論河北京東盜賊狀

臣伏見河北京東、比年以來、蝗旱相仍、盜賊漸熾、今又不雨、自秋至冬、方數千里、麥不入土、竊料明年春夏之際、寇攘爲患、甚於今日、是以輒陳狂瞽、庶補萬

次古今之勢如掌

一謹按山東自上世以來爲腹心根本之地其與中原離合常係社稷安危昔秦幷天下首收三晉則其餘强敵相繼滅亡漢高祖殺陳餘走田橫則項氏不支光武亦自漁陽上谷發突騎席卷以幷天下魏武帝破殺袁氏父子收冀州然後四方莫敢敵宋武帝以英雄絕人之資用武歷年而不能幷中原者以不得河北也隋文帝以庸夫穿窬之智竊位數年而一海內者以得河北也故杜牧之論以爲山東之地王者得之以爲王霸者得之以爲霸猾賊得之以爲亂

天下自唐天寶以後姦臣僭竊於山東更十一世竭
天下之力終不能取以至於亡近世賀德倫挈魏博
降後唐而梁亡周高祖自鄴都入京師而漢亡由此
觀之天下存亡之權在河北無疑也陛下即位以來
北方之民流移相屬天災譴告亦甚於四方五六年
間未有以塞大異者至於京東雖號無事亦當常使
其民安逸富强緩急足以灌輸河北缾竭則罍耻脣
亡則齒寒而近年以來公私匱乏民不堪命今流離
饑饉議者不過欲散賣常平之粟勸誘蓄積之家盜

眞有一瞬千里之勢

賊縱橫議者不過欲增開告賞之門申嚴緝捕之法皆未見其益也常平之粟累經振發所存無幾矣而饑寒之民所在皆是人得升合官廩丘山蓄積之家例皆困乏貧者未蒙其利富者先被其災昔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乃知上不盡利則民有以為生苟有以為生亦何苦而為盜其間凶殘之黨樂禍不悛則須救法以峻刑誅一以警百今中民以下舉皆闕食冒法而為盜則死畏法而不盜則饑饑寒之與棄市均是死亡而賒死之

切中

與忍饑禍有遲速相率爲盜正理之常雖日殺百人
勢必不止苟非陛下至明至聖至仁至慈較得喪之（名言）
孰多權禍福之孰重特於財利少有所捐衣食之門
一開骨髓之恩皆徧然後信賞必罰以威克恩不以
僥倖廢刑不以災傷撓法如此而人必不革盜賊不
衰者未之有也謹條其事畫一如左
一臣所領密州自今歲秋旱種麥不得直至十月十
三日方得數寸雨雪而地冷難種雖種不生比常年
十分中只種得二三竊聞河北京東例皆如此尋常

檢放災傷依法須是檢行根苗以定所放分數今來二麥元不曾種即根苗可檢官吏守法無緣直放若夏稅一例不放則人戶必至逃移尋常逃移猶有逐熟去處今數千里無麥去將安往但恐良民舉爲盜矣且天上無雨地下無麥有眼者共見有耳者共聞决非欺罔朝廷豈可坐觀不放欲乞河北京東逐路選差臣僚一員體量放稅更不檢視若未欲如此施行即乞將夏稅斛㪷取今日以前五年酌中一年實直令三等已上人戶取便納見錢或正色其四等以

下且行倚閣緣今來麥田空閑若春雨調勻却可以廣種秋稼候至秋熟並將秋色折作夏稅若是已種苗麥委有災傷仍與依條檢放其闕麥去處官吏諸軍請受且支白米或支見錢所貴小民不致大段失所

一河北京東自來官不榷鹽小民仰以爲生近日臣僚上章輒欲禁榷賴朝廷體察不行其言兩路吏民無不相慶然臣勘會近年鹽稅日增元本兩路祖額三十三萬二千餘貫至熙寧六年增至四十九萬九

千餘貫七年亦至四十三萬五千餘貫顯見刑法日峻告捕日繁是致小民愈難興販朝廷本爲此兩路根本之地而煮海之利天以養活小民是以不忍盡取其利濟惠鰥寡陰消盜賊舊時孤貧無業惟務販鹽所以五六年前盜賊稀少是時告捕之賞未嘗破省錢惟是犯人催納役人量出今鹽課浩大告訐如麻貧民販鹽不過一兩貫錢本偷稅則賞重納稅則利輕欲爲農夫又値凶歲若不爲盜惟有忍饑所以五六年來課利日增盜賊日衆臣勘會密州鹽稅去

年一年比祖額增二萬貫却支捉賊賞錢一萬一千餘貫其餘未獲賊人尚多以此較之利害得失斷可見矣欲乞特赦兩路應販鹽小客截自三百斤以下並與權免收稅仍官給印本空頭關子與竈戶及長引大客令上曆破使逐旋書塡月日姓名斤兩與小客限十日更不行用如敢借名爲人影帶分減鹽貨許諸人陳告重立賞罰候將來秋熟日仍舊并元降敕牓明言出自聖意令所在雕印散牓鄉村人非木石寧不感動一飲一食皆誦聖恩以至舊來貧賤之

民近日饑寒之黨不待驅率一歸於鹽奔走爭先何暇爲盜人情不遠必不肯捨安穩衣食之門而趨冒法危亡之地也議者必謂今用度不足若行此法則鹽稅大虧必致闕事臣以爲不然凡小客本少力微不過行得三兩程若三兩程外須藉大商興販决非三百斤以下小客所能行運無緣大段走失且平時大商所苦以鹽遲而無人買小民之病以僻遠而難得鹽今小商不出稅錢則所在爭來分買大商既不積滯則輪流販賣收稅必多而鄉村僻遠無不食鹽

談事妙在入情

更妙更匝

醒快讀之
莫若亦覺

所賣亦廣損益相補必無大虧之理縱使虧失亦不過却只得祖額元錢當時官司有何闕用苟朝廷損十萬貫錢買此兩路之人不爲盜賊所獲多矣今使朝廷爲此兩路饑饉特出一二十萬貫見錢散與人戸人得一貫只及二十萬人而一貫見錢亦未能濟其性命若特放三百斤以下鹽稅半年則兩路之民人人受賜貧民有衣食之路富民無盜賊之憂其利豈可勝言哉若使小民無以爲生舉爲盜賊則朝廷之憂恐非十萬貫錢所能了辦又况所支捉賊賞錢未

必少於所失鹽課臣所謂較得喪之孰多權禍福之孰重者爲此也

一勘會諸處盜賊大半是按問減等災傷免死之人走還舊處挾恨報讐爲害最甚盜賊自知不死既輕犯法而人戶亦憂其復來不敢告捕是致盜賊公行切詳按問自言皆是詞窮理屈勢必不免本無改過自新之意有何可矜獨使從輕同黨之中獨不免死其災傷赦雖不下與行不同而盜賊小民無不知者但不傷變主免死無疑且不傷變主情理未必輕於

偶傷變主之人或多聚徒衆或廣置兵仗或摽異服飾或質劫變主或驅虜平人或賂遺貧民令作耳目或書寫道店恐動官私如此之類雖偶不傷人情理至重非止闕食之人苟營餱糧而已欲乞今後盜賊贓證未明但已經考掠方始承認者並不爲按問減等其災傷地分委自長吏相度情理輕重內情理重者依法施行所貴凶民稍有畏忌而良民敢於捕告

臣所謂衣食之門一開骨髓之恩皆徧然後信賞必罰以威克恩不以僥倖廢刑不以災傷撓法者爲此

得此援引尤感動君心

也

右謹具如前自古立法制刑皆以盜賊為急盜竊不已必為强刼强刼不已必至戰攻或為豪傑之資而致勝廣之漸而况京東之貧富係河北之休戚河北之治亂係天下之安危識者共知非臣私說願陛下深察此事至重所捐小利至輕斷自聖心决行此策

臣聞天聖中蔡齊知密州是時東方饑饉齊乞放行鹽禁先帝從之一方之人不覺饑旱臣愚且賤雖不敢望於蔡齊而陛下聖明度越堯禹豈不能行此小

乞開杭州西湖狀

臣聞天下所在陂湖河渠之利。廢興成毀。皆若有數。惟聖人在上。則興利除害。易成而難廢。昔西漢之末。翟方進爲丞相。始決壞汝南鴻隙陂。父老怨之。歌曰。壞陂誰。翟子威。飯我豆羹芋魁。反乎覆。陂當復。誰言者。兩黃鵠。蓋民心之所欲。而託之天。以爲有神下告我也。孫皓時。吳郡上言。臨平湖自漢末草穢壅塞。今忽開通。長老相傳。此湖開。天下平。皓以爲巳瑞。巳而晉武帝平吳。由此觀之。陂湖河渠之類。久廢復開。事

關興運雖天道難知而民心所欲天必從之杭州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蓋不可廢也唐長慶中白居易爲刺史方是時湖溉田千餘頃及錢氏有國置撩湖兵士千人日夜開浚自國初以來稍廢不治水涸草生漸成葑田熙寧中臣通判本州則湖之葑合蓋十二三耳至今纔十六七年之間遂堙塞其半父老皆言十年以來水淺葑橫如雲翳空倏忽便滿更二十年無西湖矣使杭州而無西湖如人去其眉目豈復爲人乎臣愚無知竊謂西湖有不可廢者五天禧

語妙似記

中故相王欽若始奏以西湖爲放生池禁捕魚鳥爲
人主祈福自是以來每歲四月八日郡人數萬會于
湖上所活羽毛鱗介以百萬數皆西北向稽首仰祝
千萬歲壽若一旦堙塞使蛟龍魚鼈同爲涸轍之鮒
臣子坐觀亦何心哉此西湖之不可廢者一也杭之
爲州本江海故地水泉鹹苦居民零落自唐李泌始
引湖水作六井然後民足于水井邑日富百萬生聚
待此而後食今湖狹水淺六井漸壞若二十年之後
盡爲葑田則舉城之人復飲鹹苦其勢必自耗散此

西湖之不可廢者二也白居易作西湖石函記云放生溉田每減一寸可溉十五頃每一伏時可溉五十頃若蓄洩及時則瀕河千頃可無凶歲今雖不及千頃而下湖數十里間茭菱穀米所獲不貲此西湖之不可廢者三也西湖深闊則運河可以取足於湖水若湖水不足則必取足於江潮潮之所過泥沙渾濁一石五斗不出三歲輒調兵夫十餘萬功開浚而河行市井中蓋十餘里吏卒搔擾泥水狼籍爲居民莫大之患此西河之不可廢者四也天下酒稅之盛未

有如杭者也歲課二十餘萬緡而水泉之用仰給於湖若湖漸淺狹水不應溝則當勞人遠取山泉歲不下三十萬功此西湖之不可廢者五也臣以侍從出膺寵寄目覩西湖有必廢之漸有五不可廢之憂豈得苟安歲月不任其責輒已差官打量湖上葑田計二十五萬餘丈度用夫二十餘萬功近者伏蒙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以本路饑饉特寬轉運司上供額斛五十餘萬石出糶常平米亦數十萬石約敕諸路不取五穀力勝稅錢東南之民所活不可勝計今

又特賜本路度牒三百、而杭獨得百道、臣謹以聖意增價召人中米減價出賣以濟饑民而增減耗折之餘尚得錢米約共一萬餘貫石臣輒以此錢米募民開湖度可得十萬功自今月二十八日興功農民父老縱觀太息以謂二聖既捐利與民活此一方而又以其餘弃與久廢無窮之利使數千人得食其力以度此凶歲葢有泣下者臣伏見民情如此而錢米有限所募未廣葑合之地尚存大半若來者不嗣則前功復棄深可痛惜若更得度牒百道則一舉募民除

去淨盡不復遺患矣伏望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
少賜詳覽察臣所論西湖五不可廢之狀利害較然、
特出聖斷別賜臣度牒五十道、仍敕轉運提刑司於
前來所賜諸州度牒二百道內、契勘賑濟支用不盡
者更撥五十道價錢與臣、通成一百道、使臣得盡力
畢志半年之間日見西湖復唐之舊環三十里際山
爲岸則農民父老與羽毛鱗介同詠聖澤無有窮已
臣不勝大願、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李卓吾曰妙甚有才有識眞仁眞忠

鍾伯敬曰開西湖不可謂非趣事也然趣之一字
豈可見於章奏況廢興之間利害所關乎要
當觀其事理詳核處

杭州召還乞郡狀

臣近奉詔書及聖旨劄子不允臣辭免翰林學士承
旨恩命及乞郡事臣已第三次奏乞除臣揚越陳蔡
一郡去訖竊慮區區之誠未能遽回天意須至盡露
本心重干聖聽惶恐死罪惶恐死罪臣昔於治平中
自鳳翔職官得替入朝首被英宗皇帝知遇欲驟用
臣當時宰相韓琦以臣年少資淺未經試用故且與
館職亦會臣丁父憂去官及服闋入覲便蒙神宗皇
帝召對面賜獎激許臣職外言事自惟羈旅之臣未

文人關捩在此

應得此。豈非以英宗皇帝知臣有素故耶。是時王安石新得政、變易法度、臣若少加附會、進用可必。自惟遠人蒙二帝非常之知、不忍欺天負心。欲具論安石所爲不可施行狀、以裨萬一。然未測聖意待臣深淺、因上元有旨買燈四千椀、有司無狀、虧減市價、臣即上書論奏、先帝大喜、即時施行。臣以此卜知先帝聖明、能受盡言、上疏六千餘言、極論新法不便。後復因考試進士、擬對御試策進上、并言安石不知人、不可大用。先帝雖未聽從、然亦嘉臣愚直、初不譴問。而安

石大怒其黨無不切齒爭欲傾臣御史知雜謝景溫首出死力彈奏臣丁憂歸鄉日舟中曾販私鹽遂下諸路體量追捕當時梢工篙手等考掠取證但以實無其事故鍛鍊不成而止臣緣此懼禍乞出連三任外補而先帝眷臣不衰時因賀謝表章即對左右稱道黨人疑臣復用而李定何正臣舒亶三人構造飛語醞釀百端必欲致臣於死先帝初亦不聽而此三人執奏不已故臣得罪下獄定等選差悍吏皇遵將帶吏卒就湖州追攝如捕寇賊臣即與妻子訣別留

書與弟轍處置後事自期必死過揚子江便欲自投江中而吏卒監守不果到獄即欲不食求死而先帝遣使就獄有所約敕故獄吏不敢別加非横臣亦覺知先帝無意殺臣故復留殘喘得至今日及竄責黄州每有表疏先帝復對左右稱道哀憐奬激意欲復用而左右固爭以爲不可臣雖在遠亦具聞之古人有言聚蚊成雷積羽沉舟言寡不勝衆也以先帝知臣特達如此而臣終不免於患難者以左右疾臣者衆也及陛下即位起臣於貶所不及一年備位禁林

可憐可憐

遭逢之異古今無比臣每自惟昆蟲草木之微寧何報天地生成之德惟有獨立不倚知無不言可以少報萬一始衛前差雇利害與孫永傅堯俞韓維爭議因亦與司馬光異論光初不以此怒臣而臺諫諸人逆探光意遂與臣為仇臣又素疾程頤之姦未嘗假以色詞故頤之黨人無不側目自朝廷廢黜大姦數人而其餘黨猶在要近陰為之地特未發爾小臣周穜乃敢上疏乞用王安石配享以嘗試朝廷料穜草芥之微敢建此議必有陰主其事者是以上書逆

不見不聞
亦若恩

折其姦鋒乞重賜行遣以破小人之謀因此黨人尤加忿疾其後又與經筵極論黃河不可回奪利害且上疏爭之遂大失執政意積此數事恐別致患禍又緣臂痛目昏所以累章力求補外竊伏思念自忝禁近三年之間臺諫言臣者數四只因發策草麻羅織語言以爲謗訕本無疑似白加誣執其間曖昧譖愬陛下察其無實而不降出者又不知其幾何矣若非二聖仁明洞照肝鬲則臣爲黨人所傾首領不保豈敢望如先帝之赦臣乎自出知杭州三年粗免人言

若不赦今爲標實有益

中間法外刺配顔章顔益二人蓋攻積弊事不獲已陛下亦已赦臣而言者不赦論奏不已其意豈爲顔章等哉以此知黨人之意未嘗一日不在傾臣洗垢求瘢止得此事今者忽蒙聖恩召還擢用又除臣弟轍爲執政此二事皆非大臣本意竊計黨人必大猜忌磨厲以須勢必如此聞命悸恐以禍爲災即日上章辭免乞郡行至中路果聞弟轍爲臺諫所攻般出廨宇待罪又蒙陛下委曲照見情狀方獲保全臣之剛褊衆所共知黨人嫌忌甚於弟轍豈敢以衰病之

妙絶

機鋒

流離如此步步荊可知

餘復犯其鋒雖自知無罪可言而今之言者豈問是
非曲直竊謂人主之待臣子不過公道以相知黨人
之報怨嫌必爲巧發而陰中臣豈敢恃二聖公道之
痛甚
知而傲黨人陰中之禍所以不避煩瀆自陳入仕以
來進退本末欲陛下知臣危言危行獨立不回以犯
衆怒者所從來遠矣又欲陛下知臣平生冒涉患難
危險如此今餘年無幾不免有遠禍全身之意再三
可憐
辭遜實非矯飾柳下惠有言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
可憐
三黜臣若貪得患失隨世俛仰改其常度則陛下亦

自占地土又種禍根矣

安所用臣若守其初心始終不變則羣小側目必無安理雖蒙二聖深知亦恐終不勝衆所以反覆計慮莫若求去非不懷戀天地父母之恩而衰老之餘耻復與羣小計較短長曲直爲世間高人長者所笑伏望聖慈察臣至誠特賜指揮執政檢會累奏只作親嫌回避早除一郡所有今來奏狀乞留中不出以保全臣子臣不勝大願若朝廷不以臣不才猶欲驅使或除一重難邊郡臣不敢辭避報國之心死而後已惟不願在禁近使黨人猜疑別加陰中也干犯天威

謹俟斧鑕、

顧瑞屏曰留懐口齒朗朗如日月

徐文昭曰長公一生坎坷備於此狀一生氣節亦

具於此狀

望聖慈

深
又理源根
自古此去

復與章小十

莫若束去非不懐

安理雖蒙二聖深知亦

安所用臣若守其初心始終不

進單鍔吳中水利書狀

臣竊聞議者多謂吳中本江海太湖故地魚龍之宅而居民與水爭尺寸以故常被水患蓋理之當然不可復以人力疏治是殆不然臣到吳中二年雖為多雨亦未至過甚而蘇湖常三州皆大水害稼至十七八今年雖為淫雨過常三州之水遂合為一太湖松江與海渺然無辨者蓋因二年不退之水非今年積雨所能獨致也父老皆言此患所從來未遠不過四五十年耳而近歲特甚蓋人事不修之積非特天時

之罪也三吳之水瀦爲太湖太湖之水溢爲松江以入海海水日兩潮潮濁而江清潮水常欲淤塞江路而江水清駛隨輒滌去海口常通故吳中少水患昔蘇州以東官私船舫皆以篙行無陸挽者古人非不知爲挽路以松江入海太湖之咽喉不敢鯁塞故也自慶曆以來松江始大築挽路建長橋植千柱水中宜不甚礙而夏秋漲水之時橋上水常高尺餘況數十里積石壅土築爲挽路乎自長橋挽路之成公私便之日葺不已而松江始艱噎不快江水不快

軟緩而無力則海之泥沙隨潮而上日積不已故海口湮滅而吳中多水患近日議者但欲發民治浚海口而不知江水艱咽雖暫通快不過歲餘泥沙復積水患如故今欲治其本長橋挽路固不可去惟有鑿挽路於舊橋外別爲千橋橋衖各二丈千橋之積爲二千丈水道松江宜加迅駛然後官私出力以浚海口海口既浚而江水有力則泥沙不復積水患可以少衰臣之所聞大畧如此而未得其詳舊聞常州宜興縣進士單鍔有水學故召問之出所著吳中水利

書一卷且口陳其曲直則臣言止得十二三耳臣與知水者考論其書疑可施用謹繕寫一本繳連進上伏望聖慈深念兩浙之富國用所恃歲漕都下百五十萬石其他財賦供饋不可悉數而十年九澇公私凋敝深可愍惜乞下臣言與鍔書委本路監司躬親按行或差強幹知水官吏考實其言圖上利害臣不勝區區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歸震川曰吳中水患竟與年終始坡公亦僅見一班耳留心天下事正須因是廣之

乞增修弓箭社條約狀

寶元慶曆中趙元昊反屯兵四十餘萬招刺宣毅保捷二十五萬人皆不得其用卒無成功范仲淹劉滬种世衡等專務整緝蕃漢熟户弓箭手所以封植其家砥礪其人非一道藩籬既成賊來無所得故元昊復臣今河朔西路備邊諸軍自澶淵講和以來百姓自相團結爲弓箭社不論家業高下户出一人又自相推擇家資武藝衆所服者爲社頭社副錄事謂之頭目帶弓而鋤佩劒而樵出入山坂飲食長技與北

虜門私立賞罰嚴於官府分番巡邏鋪屋相望若透漏北賊及本土強盜不獲其當番人皆有重罰遇有緊急擊鼓集衆頃刻可致千人器甲鞍馬常若寇至葢親戚墳墓所在人自爲戰虜甚畏之先朝名臣帥定州者如韓琦龐籍皆加意撫循其人以爲爪牙耳目之用[illegible]籍又增損其約束賞罰見今州縣委實全[illegible]此等寅夜防托顯見弓箭社實爲邊防要用其勢決不可廢但以兼充保甲之故召集追呼勞費失業今雖名目具存責其實用不逮往日臣竊謂陝西河

故曰募兵不如練兵客兵不如土著

東弓箭手官給良田以備甲馬今河朔沿邊弓箭社皆是人戶祖業田產官無絲毫之給而捐軀捍邊器甲鞍馬與陝西河東無異苦樂相遼未盡其用近日霸州文安縣及眞定府北寨皆有北賊驚劫人戶捕盜官吏拱手相視無如之何以驗禁軍弓手皆不得力而使州縣逐處皆有弓箭社人戶致命盡力則北賊豈敢輕犯邊塞如入無人之境

顧瑞屏曰防邊之要策

徐文昭曰峻潔一篇兩漢籌邊之文

東弓箭手官給良田以備甲馬今河朔沿邊弓箭社皆是人戶祖業田產官無絲毫之給而捐軀捍邊器甲鞍馬與陝西河東無異苦樂相遼未盡其用近日霸州文安縣及真定府北寨皆有北賊驚劫人戶捕盜官吏拱手相視無如之何以驗禁軍弓手皆不得

聯最得體

徐州謝奬諭表

臣軾言、奔走服勤、人臣之常事、褒稱勞勉、學者之至榮、自惟何人、乃辱斯語、臣軾中謝、伏念臣學無師法、才與世疎、經術既已不深、吏事又其所短、累忝優寄、卒無異稱、寛如定遠之言、平平無取、拙比道州之政、下下宜然、乃者河決澶淵、毒流淮泗、百堵皆作、蓋僚吏之勑勞、三板不沉、本朝廷之威德、而臣下掠衆美、上貪天功、獨竊璽書之榮、以為私室之寶、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天覆四海、子養萬民、哀無辜之遭罹、特遣

使以存問旣蠲免其賦調又飲食其饑寒所以錄臣之微勞益將責臣之來效臣敢不躬親畚築益修今歲之防安集流亡盡復平時之業庶殫朽鈍少補絲毫臣無任悚息之至

羅一峰曰非復徐庾輕薄之體矣

徐州賀河平表

臣軾言竊惟黄河決口已遂閉塞者聖謨獨運天眷莫違庶邦子來民罔告病萬杵雷動役不逾時遂消東北莫大之憂然後麥禾可得而食人無後患喜若再生臣軾中謝伏以大河為灾歷世所病禹治兖州之野十有三載乃同漢築宣防之宮三十餘年而定未有救狂瀾於旣潰復故道於將堙俛仰而成神速若此恭惟皇帝陛下至仁博施神智無方達四聽以來衆言廣大孝以安宗廟水當潤下河不溢流屬歲

久之無虞故患生於所忽方其決也本吏失其防而非天意及其復也蓋天助有德而非人功振古所無溥天同慶維豐沛之大澤實汴泗之所鍾伊昔橫流凜孤城之若塊迨茲平定蔚秋稼以如雲害旣廣則利多憂獨深而喜倍雖官守有限不獲趨外庭以稱觴而民意所同亦能抒下情而作頌

方希古曰語語切河平天助意尤佳

湖州謝上表

臣軾言風俗阜安、在東南號爲無事、山水清遠、本朝廷所以優賢、顧惟何人、亦與茲選、臣軾中謝伏念臣性資頑鄙、名迹堙微、議論闊疏、文學淺陋、凡人必有一得、而臣獨無寸長、荷先帝之誤恩、擢寘三館、蒙陛下之過聽、付以兩州、非不欲痛自激昂、少酬恩造、而才分所局、有過無功、法令具存、雖勤何補、罪固多矣、臣猶知之、夫何越次之名邦、更許借資而顯受、顧惟無狀、豈不知恩、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天覆羣生、海涵

萬族用人不求其備嘉善而矜不能知其愚不適時
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而臣
頃在錢塘樂其風土魚鳥之性既自得於江湖吳越
之人亦安臣之教令敢不奉法勤職息訟平刑上以
廣朝廷之仁下以慰父老之望

徐文昭曰不須刻意鑱削巳自情文兼到

到黃州謝表

臣軾言狂愚冒犯固有常刑仁聖矜憐特從輕典貸其必死許以自新祇服訓辭惟知感涕中謝伏念臣蚤緣科策誤忝縉紳親逢睿哲之興遂有功名之意亦嘗召對便殿考其所學之言試守三州觀其所行之實而臣用意過當日趨於迷賦命衰窮天奪其魄叛違義理辜負恩私茫如醉夢之中不知言語之出雖至仁屢赦而衆議不容按罪責情固宜伏斧鑕於兩觀推恩屈法猶當禦魑魅於三危豈謂尚玷散員

更叨善地投畀麏麚之野保全樗櫟之生臣雖至愚豈不知幸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德刑並用善惡兼容欲使法行而知恩是用小懲而大戒天地能覆載之而不能容之於度外父母能生育之而不能出之於死中。伏惟此恩何以爲報。惟當蔬食沒齒杜門思愆深悟積年之非永爲多士之戒貪戀聖世不敢殺身庶幾餘生未爲棄物若獲盡力鞭箠之下。必將捐軀矢石之間指天誓心。有死無易。

李卓吾曰引咎之詞哀而不傷遜而不絀

謝失覺察妖賊放罪表

臣軾言盜發所臨、守臣固當重責罪疑則赦、聖主所以廣恩自驚廢逐之餘猶在愍憐之數臣軾中謝伏念臣昔蒙殊遇擢領大邦上不能以道化民達忠孝於所部下不能以刑齊物消姦宄於未萌致使妄庸敢圖僭逆原其不職夫豈勝誅況茲溝瀆之中重遇雷霆之譴無官可削撫已知危（妙絕）至於捕斬羣盜之功乃是隣近一夫之力竊言其始偶出於臣雖為國督奸常懷此志而因人成事豈足言勞勉自列於涓涘

庶少寛於斧鉞豈謂蕩然之澤許以勿推收驚魄於散亡假餘生之晷刻退思所自爲幸何多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舞虞舜之干示人不殺祝成湯之網與物

衆生其間用刑本不得已稍有可赦無不從寛務在考實而原情何嘗記過而忘善益悟向時之所坐皆是微臣之自貽感愧終身論報無地布衣蔬食或未死於饑寒石心木腸誓不忘於忠義

歸震川曰昔神宗讀坡表至無官可削一聯笑曰畏喫棒耶讀竟嘆曰眞才子也文章動人如此

謝量移汝州表

臣軾言稍從內遷示不終棄罪已甘於萬死恩實出於再生祗服訓辭惟知感涕伏念臣向者名過其實食浮於人兄弟並竊於賢科衣冠或以爲盛事旋從冊府出領郡符既無片善可紀於絲毫而以重罪當膏於斧鉞雖蒙恩貸有愧平生隻影自憐命寄江湖（可憐）之上驚魂未定夢游縲紲之中憔悴非人章狂失志（罵人）（尖事）妻孥之所竊笑親友至於絕交疾病連年人皆相傳爲已死饑寒併日臣亦自厭其餘生豈謂草芥之賤

微尚煩朝廷之紀錄開其惆悔許以甄收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湯德日新堯仁天覆建原廟以安祖考正
六宮而修典刑百廢具興多士爰集彈冠結綬共欣
千載之逢掩面向隅不忍一夫之泣故推涓滴以及
焦枯顧惟效死之無門殺身何益更欲呼天而自列
尚口乃窮徒有此心期於異日

歸震川曰長歌之哀

陛下不昔
儆人

乞常州居住表

臣軾言臣聞聖人之行法也如雷霆之震草木威怒雖甚而歸於欲其生人主之罪人也如父母之譴子孫鞭撻雖嚴而不忍致之死臣漂流棄物枯槁餘生泣血書詞呼天請命願回日月之照一明葵藿之心此言朝聞夕死無憾臣昔者嘗對便殿親聞德音似蒙聖知不在人後而狂狷妄發上負恩私既有司皆以爲可誅雖明主不得而獨赦一從吏議坐廢五年積憂薰心驚齒髮之先變抱恨刻骨傷皮肉之僅存

傷哉其言之也

近者蒙恩量移汝州伏讀訓詞有人才實難弗忍終棄之語豈獨知免於縲紲亦將有望於桑榆但未死亡終見天日豈敢復以遲暮爲歎更生僥覬之心但以祿廩久空衣食不繼累重道遠不免舟行自離黃州風濤驚恐舉家重病一子喪亡今雖已至泗州而貲用罄竭去汝尚遙難於陸行無屋可居無田可食二十餘口不知所歸饑寒之憂近在朝夕與其强顔忍恥干求於衆人不若歸命投誠控告於君父臣有薄田在常州宜興縣粗給饘粥欲望聖慈許於常州

居住又恐罪戾至重未可聽從便安輒叙微勞庶蒙
恩貸臣先任徐州日以河水浸城幾至淪陷臣日夜
守捍偶獲安全曾蒙朝廷降敕獎諭又嘗選用沂州
百姓程棐令購捕凶黨致獲謀反妖賊李鐸郭進等
一十七人亦蒙聖恩保明放罪皆臣子之常分無涓
涘之可言冐昧自陳出於窮迫庶幾因緣僥倖功過
相除稍出羈囚得從所便重念臣受性剛褊賦命奇
窮既獲罪於天又無助於下怨仇交積罪惡横生羣
言或起於愛憎孤忠遂陷於疑似中雖無愧不敢自
讀至此能不惻然

可憐

明向非人主獨賜保全則臣之微生豈有今日伏惟
皇帝陛下聖神天縱文武生知得天下之英才已全
三樂躋斯民於仁壽不棄一夫勃然中興可謂盡善
而臣抱百年之永嘆悼一飽之無時貧病交攻死生
莫保雖鳧鴈飛集何足計於江湖而犬馬蓋帷猶有
求於君父敢祈仁聖少賜矜憐臣兒一面前去至南
京以來聽候朝旨干冒天威

鍾伯敬曰子瞻乞恩君父處不以一字低眉權貴
知今人媚權貴而抗君父以爲名眞罪人也

到常州謝表 二首

臣軾言積釁難磨未經洗滌至仁易感許即便安祗荷寵靈惟知感涕 中謝 伏念臣所犯罪戾本合誅夷向非先帝之至明豈有餘生於今日銜恩未報有志不從已分沒身寄殘骸於魑魅敢期擇地收暮景於桑榆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仁孝生知聰明天縱寅奉上帝之眷命述修累聖之成謀念此管蒯之微庶幾簪履之舊俾安田畝稍出縲囚飽日無思但日陶於新化杜門自省益念於往愆

罪大人微自甘乖棄食貧口衆未免求安忽奉俞旨出於獨斷仰銜恩施不覺涕零中謝伏念臣猥以凡材蚤塵仕籍生逢有作之聖獨抱不移之愚廢棄六年已忘形於田野泝沿萬里偶脫命於江潭豈謂此生得從所便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厚德載物至仁代天春生秋成本無心於草木風行雷動自有信於蟲魚致此幽頑亦叨恩宥耕田鑿井得漸齒於平民碎首刳肝尚未知其死所

兩層議有身分有造位

登州謝上表

臣軾言登雖小郡地號極邊自驚縲絏之餘忽有民社之寄拜恩不次隕涕何言中謝臣聞臣不密則失身而臣無周身之智人不可以無學而臣有不學之愚積此兩愆本當萬死坐受六年之謫甘如五鼎之珍擊鼓登聞止求自便買田陽羨誓畢此生豈期枯朽之中有此遭逢之異收召魂魄復爲平人洗濯瑕疵盡還舊物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内行曾閔之孝外發禹湯之仁日將旦而四海明天方春而萬物作於其

黨而觀過謂臣或出於愛君就所短而求長恕臣稍
習於治郡致茲異寵驟及非才恭惟先帝全臣於衆
怒必死之中陛下起臣於散官永棄之地沒身難報
碎首爲期

顧瑞屏曰坡公氣骨隱隱筆舌內外

辭免起居舍人狀

天威在顏不違咫尺爻命於子惟所東西況兹久廢之餘敢有不同之意伏念臣受性褊狷賦命奇窮既蚤竊於賢科復濫登於用府多取天下之公器又處衆人之所爭若此而全從古未有今者出於九死之地始有再生之心危迹粗安驚魂未返若驟膺非分之寵恐別生意外之憂縱無人災必有鬼責伏望聖慈廓天地包函之量推父母愛憐之心知其實出於至誠止欲自處於無過追還新命更選異材使之識

分以安身孰與包羞而冒寵再伸微懇伏俟重誅所有告身臣不敢祗受

徐文昭曰憂讒畏譏情見乎詞

謝中書舍人表

臣軾言右史記言已塵高選西垣視草復玷近班皆儒者之至榮豈平生之所望臣軾中謝竊以詞命之職古今所難非獨取之於文蓋將試之以事至於機務亦或與聞雖四戸檀權非當時之公議而五花判事亦前代之美談及夫三字之除乃是一切之政但謂內朝之法從安知宰相之屬官既任止於訓詞故權移於胥吏恬不知怪習爲故常先皇帝道冠百王法垂萬世建六官而修故事闢三省以待異人典章

一新名實皆正遂申明於四禁俾分領於六曹褒則
追直閣之司近則遍檢正之任雖未聞政而聞事蓋
須有德而有言如臣之愚無一而可草創潤色既非
鄭國之材除書德音又乏唐人之譽忽當此選莫惻
其由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將聖與仁能哲而惠雖在
無人思索到此
三年不言之際已有十日並照之光而臣日侍邇英
親聞訪道仰天威之甚近知聖鑒之難逃謂臣嘗受
先朝之知實無左右之助棄瑕往昔責效將來臣敢
不益勵素心無忘舊學上體周公煩悉之誥勖成漢

家深厚之文苟無曠官其敢言報

陳汝賢曰冲雅精妙正始之音

謝宣召入院狀

詔語春溫再命而僂使華天降一節以趨在故事以嘗聞豈平生之敢望省循非稱愧汗交深竊以視草之官自唐爲盛雖職親事秘號爲北門學士之榮而祿薄地寒至有京兆椽曹之請豈如聖代一振儒風非徒好爵之縻兼享大烹之養王堂賜篆仰淳化之彌文寶帶重金佩元豐之新渥既厚其禮愈難其人而臣以空疎冗散之材衰病流離之後生還萬里坐閱三遷不緣左右之容躐處賢豪之上此蓋伏遇皇

帝陛下生資文武天祚聖神雖亮陰不言尚隱高宗之德而訪落求助已啓成王之心首擇輔臣次求法從知人才之難得采虛名而用臣敢不益勵初心力圖後效才不逮古雖慚內相之名志常在民庶免私人之誚

袁元峯日着意精核摛詞鏗鏘試一擲地必作金聲

謝賜對衣金帶馬表

臣軾言命服斯皇詩詠周宣之德康侯用錫易稱王（天然）母之仁惠澤所加臣工知勸臣軾中謝伏念臣資材朽鈍學術空疎矧茲衰病之餘豈復光華之美荷寵章之蕃庶人以爲榮顧形影之支離臣惟自愧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知人堯哲徧物舜仁時遣拾遺（更妙）補過之臣出爲承流宣化之任子衣安吉不待請而得之我馬虺隤蓋知勞而賜者敢不勉思忠盡務報國勤求惟厩庫之珍莫非民力無忘獄市之寄以副

上心。

羅念菴曰廖廖數語具見工切

顧瑞屏曰出入風雅

杭州謝上表

臣軾言入奉榮嚴出膺方面皆人臣之殊選在儒者以尤榮臣軾 中謝 伏念臣受寵逾涯積憂成疾既思退就於安養又欲少逃於滿盈仰荷至仁曲從微願江山故國所至如歸父老遺民與臣相問知朝廷輟近侍爲太守蓋聖主視天下如一家鞭朴未施爭訟幾絕臣之厚幸豈易名言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天地之仁賢愚兼取日月之照邪正自分每包函其惷迂欲保全其終始兄弟孤立嘗親奉於德音死生

不移。更誓名於晚節。

陳明卿曰歐陽公極稱蘇氏四六此表猶覺有太

平氣象

子瞻一生供狀

杭州謝放罪表 二首

臣軾言職在承宣當遵三尺之約束事關利害輒從一切之便宜曲荷天慈不從吏議臣軾中謝伏念臣蚤緣剛拙屢致憂虞用之朝廷則逆耳之奏形於言施之郡縣則疾惡之心見於政雖知難每以爲戒而臨事不能自回苟非日月之明肝膽必照則臣豈惟獲罪於今日久已見傾於衆言恭惟皇帝陛下睿哲生知清明旁達委任羣下退托於不能愛養成材惟恐其有過知臣欲去一方之積弊須除二猾以示民

關係

特屈憲章以全器使臣敢不省循過咎祗服簡書眷此善良自不犯於漢法時有貸捨用益廣於堯仁亂羣之誅不請而決蓋恩威之無素致姦猾之敢行方佚譴訶豈期寬宥臣軾中謝伏以法吏網密蓋由於近年守臣權輕無甚於今日觀祖宗信任之意以州郡責成於人豈有不擇師帥之良但知繩墨之馭若平居僅能守法則緩急何以使民顧臣不木難以議此恭惟太皇太后陛下寬仁從衆信順得天推一身之至公納萬方於無罪而臣始終被遇中外蒙恩

謂事有專而合宜情無他而可恕故加貸捨以示寵綏朝廷之明粗以臣爲可信吏民自服當不令而率從

徐文昭曰亦名貴亦倔强

大議

賀坤成節表

臣軾言。仁惟天助。壽不假於禱祈。澤在民心。言自成於雅頌。恭惟誕月。仰祝聖期。雖凡庶之何知。亦臣子之常分。中賀恭惟太皇太后陛下。儲神天地。託國祖宗。元動本自於無心。神智實生於至靜。同守大器。於茲六年。放億萬之羽毛。未若消兵以全赤子。飯無數之緇褐。豈如散廩以活饑民。臣躬領郡符。目覩茲事。載瞻象闕。阻奉瑤觴。嘉與海隅之人。同磬華封之祝。

歸震川曰。消兵散廩一聯。議正而事切。

謝宣召再入學士院二首

使星下燭，生蓬蓽之光華；天澤旁流，失桑榆之枯槁。國有用儒之盛，士知稽古之榮。伏以翰墨之林，號稱內相；文章之外，不取他才。至於用人，可以觀政。文武並用，或成顛敎之功；邪正雜居，至有侮文之患。惟貴且近，故難其人。而況金鑾玉堂，親被絲綸之密；北廳東閣，獨稱年德之高。必有異人，以齊衆口。而臣本緣衰病，出守江湖，以一方凋弊之餘，當二年水潦之厄，戴星而治，僅免流離；及瓜而還，怳如夢寐。交親迎勞

都邑聚觀驚華髮之半空笑丹心之未折宜投閑散
以養衰殘豈期過採於虛名復使榮加於舊物此蓋
伏遇皇帝陛下德如乾健明配日中既祖述於堯仁
復躬行於舜孝才難之嘆人誦斯言緣先帝之德音
收孤臣於散地言雖直而無罪身愈遠而益親委曲
保全始終錄用臣敢不更磨朽鈍少補涓埃難得者
時未有捐軀之會勿欺而犯誓無患失之心
衰遲無用寵既溢於當年眷待有加恩復隆於晚節
使華臨賁天語丁寧聳里巷之驚觀嘆朝廷之用舊

伏以禁林分直法本六人帝語親承舊惟一老不緣名次之先後斷自上心之簡求冠內朝供奉之班極儒者遭逢之盛凡膺此選宜得異材而臣本以愚忠累塵器使初無已試之效但有過實之名千里闕庭二年江海憂深投杼豈無三至之言詔復賜環不待一人之譽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道無私載公生至明以七年之照臨觀羣臣之邪正知臣剛褊自用雖有寬饒之狂察臣招危不移庶幾長孺之守故還舊物益茂新恩臣敢不早夜以思死生不易雖桑榆

之景已迫殘年而犬馬之心猶思後效

歸震川曰感慨

謝賜對衣金帶馬狀

錫之上駟敢忘致遠之勞佩以良金無復忘腰之適執鞭請事顧影知慚恭惟皇帝陛下禹儉中修堯文外煥長轡以御卒皆四牡之良所寶惟賢豈徒三品之貴出捐車服收輯事功而臣衰不待年寵常過分枯羸之資匪伊垂之而帶有餘斂退之心非敢後也而馬不進徒堅晚節難報恩深

徐文昭曰心芭蕉舌蓮花

謝賜曆日表

迎日推筴雖日百王之常後天奉時惟我二后之德伏讀詔旨灼知聖心中謝 伏以嗣歲將興舊章畢舉三朝受海內之圖籍七月陳王業之艱難冬有祁寒知民言之可畏陽居大廈識天道之至仁故於頒朔之初更下布新之詔恭惟太皇太后陛下視民猶子以國爲家振廩勸分人自忘於艱歲消兵去殺天必報之豐年臣敢不省事清心貴農時之不奪思患豫備期歲計之有餘庶竭微忱少裨洪造

謝賜恤刑詔書表二首

臣軾言時令舉行雖云故事天心惻怛本出至誠德既洽於好生民雖死而無憾中謝伏以刈木畫地志士不居鑠石流金平人猶病宜軫聖神之念實爲哀敬之先訓誥丁寧吏民感動恭惟皇帝陛下禹湯罪已堯舜性仁以不忍人之心行若稽古之政豈止緩獄實期無刑臣敢不推廣上恩厚風俗於無犯申嚴法意消盜賊於未萌少假歲時庶空囹圄

暑雨其咨既軫小民之病麥秋已至復虞輕繫之淹

祗服訓辭灼知天意中謝伏以仁聖之德哀矜爲先
常內恕以及人故深居而念遠齋戒處掩則知暴露
之勤絺綌伴延不忘縲紲之苦吏既罔懈民知無冤
恭惟太皇太后陛下事法祖宗德參天地凱風養物
散爲扇暍之涼零雨應時同沾執熱之濯臣敢不盡
其哀敬濟以寬明奉漢律之嚴毋令瘦死推慈母之
恴務在平反庶竭愚忠少行德意

歸震川曰茂密

謝除兵部尚書賜對衣金帶馬狀

盛服在躬無復曳屨之嘆名駒出廄遂忘奔走之勞施重丘山身輕毫末伏念臣少賤而鄙性樵少文衣敝縕袍未嘗有恥乘欵段馬自以爲安豈意晚年屢膺此寵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紹隆景命總攬羣英無競惟人勢已加於九鼎惟德其物恩有重於千金臣敢不上體眷懷勉思報稱豈曰無衣蓋獨求於安吉慨然覽轡敢有志於澄清

顧瑞屏曰難其根據尤難其雅緻

謝兼侍讀表二

重地隆名不擇所付清資厚祿以養不才中謝伏念
臣以草木之微當天地之澤七典名郡再入翰林兩
除尚書三忝侍讀雖當世之豪傑猶未易居矧如臣
之孤危其何能副恭惟皇帝陛下聖神格物文武憲
邦重離繼明何煩爝火之助大廈既搆尚求一木之
支而臣白首復來丹心已折望西清之帷幄久立徬
徨聞長樂之鼓鐘怳如夢寐莫報丘山之施猶貪頃
刻之榮

宋制殆不可解

妙議

流汗恩榮再詞莫獲强顏衰朽一節以趨中謝恭惟先帝復六卿之名本欲後人識三代之舊古今殊制閑劇異宜武選隸於天官兵政總於樞輔故司馬之職獨省文書而師氏之官職在論說命臣兼領聖意可知恭惟太皇太后陛下約已裕民忘家憂國知先王之兵必本於道德故以儒臣爲七兵知人主之學（時除兵部兼侍讀故云）必通於民情故自郡守爲五學而臣迂踈不可强合早緣衰病難以久居終當自效於所長之間或可報恩於未死之日

謝除兩職守禮部尚書表

備員兩學已愧空疎易職東班尤驚忝冒遂領宗卿之事幷爲儒者之榮 中謝 始臣之學也以適用爲本而耻空言故其仕也以及民爲心而慚尸祿乃者屢請治郡兼乞守邊欲及殘年少施實効而有志莫遂負愧何言今乃以文字爲官常語言爲職業下無所見其能否上無所考其幽明循省初心有靦面目故於拜恩之日少陳有益之言孔子曰一言可以興邦而孟子亦曰一正君而天下定昔漢文帝悅張釋之

長者之言。則以德化民。輔成刑措之功。而孝景帝入鼂錯數術之語。則以智馭物。馴致七國之禍。乃知爲國安危之本。祇在聽言得失之間。恭惟皇帝陛下。卽位以來。學如不及。問道八年。寒暑不輟。講讀之官。談王而不談霸。言義而不言利。八年之間。指陳文理。何啻千萬。雖所論不同。然其要不出六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勤。四曰慎。五曰誠。六曰明。慈者。謂好生惡殺。不喜兵刑。儉者。謂約己自省。不傷民財。勤者。謂躬親庶政。不邇聲色。慎者。謂畏天法祖。不輕人言。誠者。謂

推心待下不用智數明者謂專信君子不雜小人此六者皆先王之陳迹老生之常談言無新奇人所忽易譬之飲食則爲穀米羊豕雖非異味而有益於人譬之藥石則爲茝术參苓雖無近効而有益於命若

陛下信受此言如飲御膳如服藥石則天人自應福祿難量而臣等所學先王之道亦不爲無補於世若

陛下聽而不受受而不信信而不行如聞春禽之聲秋蟲之鳴過耳而已則臣等雖三尺之喙日誦五車之書反不如醫卜執技之流簿書犇走之吏其爲尸

素死有餘誅伏望陛下一覽臣言少留聖意天下幸甚

鍾伯敬曰此便是一篇奏疏

謝賜曆日表

夙頒温語、寵拜新書、吏得承宣、民知蚕晚、中謝 臣聞言天道者有數故聞以正時訓農事者在人則王無罪歳豈獨典章之舊、必存忠利之心、恭惟皇帝陛下輔相裁成、聰明時憲、居德刑於冬夏、意與天同、暨聲敎於朔南、責在臣等、敢不時使薄斂、思患豫防、勤卹鰥孤。幸流亡之盡復、兼明威惠、庶戎夏以皆安

歸震川日温而理

謝賜衣襖表

齊官三服已寬卒歲之憂漢札十行更佩先春之暖恩均吏士聲動華夷中謝伏以禮著始裘詩歌無褐邊陲更戍本爲臣子之常朔易蚤寒特軫聖神之念惟德其物豈曰無衣恭惟皇帝陛下廣運聰明力行恭儉威風旁振方戰栗於天驕溫詔下融遂流澌於河凍既無功而坐食實有愧於解衣敢不推廣朝廷之仁益收凍餒申嚴祖宗之法少肅惰媮庶收汗馬之劳以解濡鶉之誚

到惠州謝表

仁聖曲全本欲畀之民社羣言交擊必將致之死亡尚荷寬恩止投荒服中謝伏念臣性資褊淺學術荒唐但信不移之愚遂成難赦之咎迹在狂妄久合誅夷方尚口乃窮之時蓋擢髪莫數其罪豈謂天幸得存此生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以大有爲之資行不忍人之政湯網開其三面舜干舞於兩階念臣奉事有年少加憐愍知臣老死無日不足誅鋤明降德音許全餘息故使蹷僨之馬猶獲蓋帷觳觫之牛得違刃

几臣敢不服膺嚴訓託命至仁洗心自新沒齒無怨

但以瘴癘之地魍魅爲鄰衰疾交攻無復首丘之望

精誠未泯空餘結草之忠

歸震川曰如泣如訴

到昌化軍謝表

並鬼門而東騖浮瘴海以南遷生無還期死有餘責中謝伏念臣頃緣際會偶竊寵榮曾無毫髮之能而有丘山之罪宜三黜而未已跨萬里以獨來恩重命輕咎深責淺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堯文炳煥湯德寬仁赫日月之照臨廓天地之覆育譬之蠕動稍賜矜憐俾就窮途以安餘命而臣孤老無託瘴癘交攻子孫慟哭於江邊已爲死別魑魅逢迎於海上寧許生還念報德之何時悼此心之永已俯伏流涕不知所

云。

李卓吾曰可憐可憐

徐文昭曰嗚咽累欷不堪覆讀恐涕蘇蘇落紙上

也

提舉玉局觀謝表

七年遠謫不自意全萬里生還適有天幸驟從縲絏復齒縉紳臣軾中謝伏念臣才不逮人性多忤物剛褊自用可謂小忠猖狂妄行乃蹈大難皆臣自取不敢怨尤會眞人之勃興與萬物而更始而臣獨在幽遠最爲冥頑迨茲起廢之初倍費生成之力終蒙記錄不遂棄捐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正位龍飛對時虎變神武不殺豈非受命之符清淨無爲坐獲消兵之福聰明不作邪正自分使臣得同草木之微共沾雷

雨之解臣敢不益堅素守深念往愆沒齒何求不厭
飯蔬之陋蓋棺未已猶懷結草之忠

歸震川曰淒涼慷慨

宋大家蘇文忠公文選四卷終

宋大家蘇文忠公文選卷之五

太僕震川歸有光　選輯

吳　太史瑞屏顧錫疇　評閱

後學文昭徐開雍　參定

内外制啓

賜太師文彥博乞致仕不允批答　二首

朕脩身以承六聖，虛己以聽四輔，而法度未定，陰陽未和，民未樂生，吏未稱職，中夜以思，方食而歎，雖不敢以事諉元老，實望其以身率百官，卿猶未即於安

關係如此其鉅也

孰敢不盡其力此聖母冲人之本意而天下有識之所望也昔唐太宗以干戈之事尚能起李靖於既老而穆宗文宗以燕安之際不能用裴度於未病治亂之效於斯可見朕意如此卿其少安

卿出入四世師表萬民無羨於功名而有厭於富貴其所以忘身狥國捨逸就勞者豈有求而然哉凡以感動先帝之恩生民之故也卿之在朝如玉在山如珠在淵光景不陳而草木自遂去就之際損益非輕昔西伯善養老而太公自至魯穆公無人子思之側而長

者去卿自爲謀則善矣獨不爲朝廷惜乎藥餌有間時遊廟堂家居之樂何以異此

徐文昭曰委婉眞至惻留元老體應加此

省下語斟酌處

賜太師文彥博上表第一表乞致仕不允批答

卿之求去蓋數矣言不爲不切而朕終莫之從朕之留卿亦至矣禮不爲不盡而卿終莫之亮君臣之際情不相喻朕甚疑之夫樂丘園而厭軒冕亦古人之一節而非聖賢之高致尊耆老以重朝廷蓋天下之大計而非沖人之私欲與其使朕屈公議以從卿曷若卿少貶其私意以徇天下乎

歸震川曰既曰大計公議覺一節私意便難抵當

賜太師文彥博上表第一表乞致仕不允批答

卿之求去蓋數矣言不為不切而朕終莫之從朕之留卿亦至矣禮不為不盡而卿終莫之亮君臣之際情不相喻朕甚疑之夫樂丘園而厭軒冕亦古人之一節而非聖賢之高致尊耆老以重朝廷蓋天下之大計而非中人之私欲與其使朕屈公議以從卿請

賜太師文彥博乞致仕不許斷來章批荅二首

爲君難爲臣不易非吾推誠無疑不能起卿於安佚非卿忘身狥國不能從吾於艱難召用之初中外相慶縉紳莫不兢勸父老至於流涕中道而歸其義安在宜思一身之樂輕於社稷毋使庶人之議及於朝廷

君子安身崇德如山嶽之鎮開物成務如江河之流若山嶽之鎮動搖不安江河之流行止自便則物將交病人亦何觀朕之望卿無以異此宜守不移之志

以成可大之功、

徐文昭曰既以正大持之又以眞摯動之

賜太師文彥博乞致仕不許詔　三首

論道則忘年卿不可以年旣高而爲請稱德則略力卿不可以力不足而爲辭斷之於中義有不易豈以屢請之故而廢將成之功體君至懷以厭公議

卿自去歲以來數苦小疾尚能勉留以輔不逮近者神明所相體力自康視聽不衰步趨加健乃欲求去邪今御戎之策未有定議京東西河朔薦饑公私耗然方與二三臣圖之卿未可以即安也

卿歷相三宗名聞四夷位極一品書考四十自載籍

以來未之聞也固當以國爲家以天下爲身以安社稷爲悅而不當以居丘園爲樂也朕方待卿而爲政請老之言所未欲聞

鍾伯敬曰大有駕馭郄字字至誠感人

賜宰相呂公著乞罷相位不許斷來章批答 二首

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夫以聖人猶待三年而後成功況其下者今卿助我為治自以為既成矣乎其未也譬如玉人雕琢玉中道而易之豈復成器哉

妙絕

古者君臣之間率常千載一遇今聖母在位正身虛已仰成輔弼雖疏遠小臣猶欲畢命自效而卿乃以小疾求去縱無意於功名獨不惜此時乎勉卒乃事使百姓富足四夷人安然後謝事歸老豈不臣主俱

榮哉

賜宰相呂公著乞退不允批答

用賢之功必安之久遠日計不足歲計有餘朕之用卿期於百姓之旣富卿之自信亦豈一日而成功常賜之災天以警朕夙夜祗懼與卿共之朕若歸過於股肱何以答天戒卿若釋政而安佚何以塞民言各思其憂少安厥位

顧瑞屛曰語語責成便妙

賜宰相呂公著上第二表乞致仕不許斷來章

批答 二首

難進易退固君子之常節久勞思逸亦老者之至情然心在社稷則常節爲輕身繫安危則至情可奪惟卿體國豈待多言苟大義之未安雖百請而何益宜安厥位勿復此辭

宰相不自用人生不自爲予欲識人物之忠邪故以卿爲氷鏡予欲知利害之輕重故以卿爲權衡苟明此心雖老猶壯與其輕去軒冕獨善其身孰若優游

廟堂兼享其樂益敦此樂勿復有云

歸震川曰片言居要

賜新除守司空同平章事呂公著上表辭免不許批答

天下之事使壯者治之。老者謀之。自堯舜以來。未有易此者也。今卿議政而不及事。勞心而不勞力。吾自以爲得養老之禮。而不失用賢之實。卿何辭之堅也。

賜新除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呂公著上第二表

辭免恩命不許斷來章批答

夫國以得人爲强如猛獸之衛藜藿以積賢爲寶如珠玉之茂山川湛然無爲物自蒙利故崔公發議則淄青懾服知朝廷之有人蜀使抗辭則孫權回顧歎張昭之不在得失之效豈可同日而語哉朕之用卿意實在此國計之重可無復辭

賜新除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范純仁上

第一表辭免恩命不允批答

夫有烏獲之力然後可以付千鈞有和扁之功然後可以寄死生故宰相之任非所以寵人臣也無其德而當之爲不智有其材而辭之爲不仁若卿之才德亦可謂稱矣徃思其憂以稱天下之望

嚴峯

歸震川曰宰相非所以寵之則恩命便難辭矣一言扼要

賜范純仁上第二表辭免恩命不許批答

吾聞之乃烈考曰君子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雖聖人復起不易斯言卿將書之紳銘之盤盂以爲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歟則今茲爰立之命乃所以委重投艱而已又何辭乎

開口便妙

歸震川曰即以其烈考之言責之更覺頂門下針

賜新除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呂大防上表辭免恩命不許斷來章批答 二首

卿有夷狄盜賊之虞倉廪禮樂之歎陰陽風雨之憂此三者誠當今之大計朕之所以中夜不寐輟食不息者正爲此也孟子曰責難於君謂之恭夫既以責其君而不以身任之者非仁人也願卿慨然當古人之任略世俗之謙務踐斯言憂此三者

夫任賢使能天下之公義而辭大就小君子之自守也惟名器爵祿朕所不敢授以私則勞謙退避卿豈

得必行其意所謂唐虞三代信任之至以致稷契伊
呂德業之隆若卿之言朕敢不勉請事斯語承覩厥
成

息者正爲此也孟子曰責難於君謂之恭夫所以責
此三者誠當今之大計朕之所以中夜不寐輟食不
卿有夷狄盜賊之虞會源禮樂之歎傷湯風雨之變

表辭免恩命不許斷來章批答　二首

賜新除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呂大防上

賜覲文殿學士正議大夫知河南府孫固乞致仕不允詔

勑孫固視國如家忠臣可以忘老視民如子君子可以忘勞卿被遇三朝出入二府德望並隆中外所服故起之詞館付以留鑰使士有矜式民有依怙屬任之意豈輕也哉釋位謀安引年求避此疏遠小臣之事非所望於卿也尚體至意勿亟懷歸

賜龍圖閣學士河東路經略使兼知太原府曾
布乞除一閑慢州郡不允詔

將不久任難以責成謀不素定難以應猝卿屢試而用所臨有聲而況二年于茲諸將所服事旣即叙人誰易嚮夫擣虛攻瑕兵家常勢知難避整夷狄亦然卿若有以待之彼將望而去矣勉卒乃事毋忘朕言

賜朝議大夫試户部尚書李常乞除淤邊一州

不允詔

勑李常在泮獻馘亦儒者之常挺劍疾鬬蓋孔門之事雖然義有輕重理有後先與其自請扞邊已癄疢之疾曷若盡瘁事國幹心膂之憂苟推是心何往非報雖願援長纓而往者卿之本心然自以尺箠而鞭之吾有餘力尚體此意姑安厥官

賜劉摯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

省表具之政如農耕以既穫爲能事言如藥石以愈疾爲成功若耕不穫疾不愈朕何望焉所以用卿者非以富貴卿也勉卒成業何以辭焉

鍾伯敬曰語語責成便妙

除呂大防特授大中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加上柱國食邑實封餘如故制

朕聞天子有道。其德不可得而名。輔相有德。其才不可得而見故漢之文景紀無可書之事唐之房杜傳無可載之勳當時安榮後世稱頌予欲清心而省事不求智名與勇功天維顯思將啓承平之運民亦勞止願聞休息之期眷予元臣咸有一德咨爾百辟明聽朕言中大夫守中書侍郎柱國汲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户食實封三百户賜紫金魚袋呂大防造

道淳深受才宏毅果藝以達有孔門三子之風宜大而方得坤爻六二之動久踐右闥蔚爲名臣宜升左輔之崇兼綜東臺之務加賦進秩寵數益隆得位與時憂責彌重於戲若古有訓無競維人崔公建中之風以除吏八百而致裴珀元和之政以薦士三十而能惟公乃心何遠之有可

歸震川日嚴整

除范純仁特授大中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中
書侍郎進封高平郡開國侯加食邑實封餘
如故制

朕惟朝廷之盛衰。常以輔相爲輕重。若根本强固。則精神折衝。故爲呂臣奉己而不在民。則晉文無復憂色。汲長孺直諫而守死節。則淮南爲之寢謀。朕思得其人。付之以政。使天下聞風而心服。則人主無爲而日尊。咨爾在廷、咸聽治命、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上柱國高平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户食實封二百户賜

紫金魚袋范純仁器遠任重才周識明進如孟子之敬王退若蕭生之憂國朕覽觀仁祖之遺迹永懷慶曆之元臣强諫不忘喜臧孫之有後我心是似命召虎以來宣雖兵政之與聞疑遠猷之未究坐論西省進二文昌增秩益封兼隆異數於戲時難得而易失民難安而易危予欲守在四夷以汝爲偃兵之姚宋予欲藏於百姓以汝爲思民之蕭曹勉思古人以稱朕意可

袁中郎曰典重莊偉可以爲式

除苗授特授武泰軍節度使殿前副都指揮使

勛封食實封如故制

出總元戎、作先聲於士氣、入為環尹、寓軍政於國客、將伸閫外之威、以迪師中之吉、咨於爾衆、朕得其人、侍衛親軍步軍副都指揮使威武軍節度觀察留後持節福州諸軍事福州刺史上柱國濟南京開國公食邑二千八百户食實封三百户苗授蚤以異材見稱武略、被服忠義、有烈丈夫之風、砥礪廉隅、得士君子之概、薦揚邊圉、益著勞能、拔自衆人、既蒙先帝之

遇遂拜大將無復一軍之驚祗扈殿巖肅將齊鉞予欲少長有禮而兵可用汝其夙夜在公而令必行於戲愛克厥威罔功茲爲深戒師衆以順爲武古有成言惟懋乃褒無忘朕訓

太常少卿趙瞻可戸部侍郎

勑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先王之論理財也必繼之以正辭名正而言順則財可得而理民可得而正自頃功利之臣言政而不及化言利而不及義中外紛然朕益厭之具官趙瞻明於吏事輔以儒術忠義之節自首不衰爰自秩宗擢貳邦計將使四方之人知予以耆老舊德居此官者蓋有盡徹之意焉可

范子淵知峽州

汝以有限之財與必不可成之役驅無辜之民置之必死之地橫費之財猶可以力補而既死之民不可以復生此議者所以不汝直而朕亦不得以赦原也陵夷雖小尚有民社朕有愧於民而於汝則厚矣可

徐文昭曰愷切讀至末三語更令子淵愧死

王安石贈太傅

敕式觀古初灼見天意將有非常之大事必生希世之異人使其名高一時學貫千載智足以達其道辨足以行其言瑰瑋之文足以藻飾萬物卓絶之行足以風動四方用能於期歲之間靡然變天下之俗具官王安石少學孔孟晚思瞿聃網羅六藝之遺文斷以己意糠粃百家之陳迹作新斯人屬熙寧之有爲冠羣賢而首用信任之篤古今所無方需功業之成遽起山林之興浮雲何有脫屣如遺屢爭席於漁樵

妙絕

不亂羣於麋鹿進退之美雍容可觀朕方臨御之初哀疚罔極乃眷三朝之老邈在大江之南究觀規模想見風采豈謂告終之問在予諒闇之中胡不百年爲之一涕於戲死生用舍之際孰能違天贈賻哀榮之文豈不在我寵以師臣之位蔚爲儒者之光庶幾有知服我休命可

鍾伯敬曰公道

史道之重若此

范祖禹可著作郎

勑具官范祖禹左右起居東觀著作皆史事也今左右史讀書已行之政有司之常事至於廟廊大議君臣相與之際所以興壞治忽之由一歸於東觀則著作之任顧不重歟非得直諒多聞古之所謂益友者奮筆於其間則善惡治亂後世無所考信汝旣任其（妙甚）職矣益進而專之朕苟有過猶當直書而況其餘乎往祗厥官無曠乃職

歸震川曰史臣知此庶不畏刑辟不畏鬼神

張汝賢可直龍圖閣發運副使

勑具官張汝賢朝廷於南方復置都漕者所以均節諸路之有無使歲課時入而已非以求羸也至俗吏爲之則多收羨財以幸恩寵而民受其病以爾昔爲御史號稱敢言奉使江表罪人斯得庶幾知義利之分者是以命爾寵之新職往惟欽哉

顧瑞屏曰議論持大體

韓維父億冀國公

勑朕聞仁宗在位之久有同成康得士之盛不減武宣如儲藥石以待疾病如植梓漆以備器用凡在左右文武之選率多慶曆嘉祐之人而況一時之老成與聞當年之大政德業傳於父老儀刑見於子孫名在國史像在原廟朕用慨然想見其人具官某故父參知政事贈太師秦國公某少稟異材進由直道出爲循吏入爲名卿福祿終身而人不疵富貴奕世而天不厭篤生三子翼輔兩朝旌旄交馳棨戟五設朕

欲貴其家廟而貴已窮於人爵改封大國益著隆名
庶使昭陵之老臣永爲北土之藩輔

歸震川曰莊重

足盡惠卿罪案

呂惠卿責授建寧軍節度副使本州安置不得

簽書公事

凶人在位民不奠居司寇失刑士有異論稍正滔天之罪永爲垂世之規具官呂惠卿以斗筲之才挾穿窬之智諂事宰輔同升廟堂樂禍而貪功好兵而喜殺以聚歛爲仁義以法律爲詩書首建青苗次行助役均輸之政自同商賈手實之禍下及雞豚苟可蠹國以害民率皆攘臂而稱首先皇帝求賢若不及從善如轉圜始以帝堯之心姑試伯鯀終焉孔子之聖

不信宰予發其宿奸諭之輔郡尚蘄改過稍重裨權復陳罔上之言繼有碭山之貶反覆教戒惡心不悛躁輕矯誣德音猶在始與知己共爲欺君喜則摩足以相懽怒則反目以相噬連起大獄發其私書黨與交攻幾半天下奸贓狼籍横被江東至其復用之年始倡西戎之隙妄出新意變亂舊章力引任生之謀馴致永樂之禍與言及此流涕何追迨予踐祚之初首發安邊之詔假我號令成汝詐謀不圖渙汗之文止爲欵賊之具迷國不道從古罕聞尚寬兩觀之誅

薄示三危之竄國有常典朕不敢私可

楊升菴曰惠卿顛末畢狀無一滲漏千載而下讀之擊節

李之純户部侍郎

保國猶保身藥石不如養氣御民猶御馬鞭箠不如輕車故興利以富民不如省事而民自富廣求而豐國不如節用而國自豐朕嘉與庶工共行此志以爾具官李之純屢試以事號稱循良雖爲有司不吝出納宜膺躐等之用庶無虛受之譏服我訓辭以厭公議可

歸震川曰名言

蘇頌刑部尚書

朕聞帝堯之世伯夷以三禮折民西漢之隆仲舒以春秋決獄是知有道之士必以無訟爲功乃著法病於煩官失其守盜賊多有獄市紛然敷求廸哲之人以清流弊之末具官蘇頌温文而毅直亮不回仲由冉求果藝有從政之美子産叔向愛直兼古人之遺遭罹閔凶亦既祥禫特詔虛位以待老成與其遂曾閔之私哀顧懷墳墓曷若蹈戚綽之前軌顯揚聲望竹閒嘉猷以對休命可

劉霆知陳留縣

縣劇而難治故有司難於用人地近而易知故才者樂於自用臨政以簡決獄以明御吏以嚴去盜以武能此四者孰不汝知可

歸震川曰明乎此雖以治天下可也

范百祿刑部侍郎

朕哀敬五刑期協中道論者志於殺惟殺之務則深而失情讞者志於生惟生之知則玩而廢法朕欲情法兩全生殺必中非俗吏之所能思古人而永歎爰試以事乃得其人具官范百祿少以異才輔之篤學昔奉大對有守禮愛國之言旋為爭臣有責難愛君之意必能參用經術折中人情民自以為不寃汝當務致此者吾必也使無訟朕亦將庶幾焉可

司馬光祖泫太子太傅

朕有元臣以德媚於上下民見其羽旄聞其車馬之音則稽首而聚觀之況其父祖墳墓之所在望其草木恭有流涕而拜者錫命之寵豈特以慰其家而已哉某官某故祖父某官某某篤學力行追配前人仕道難進止於一命無彊之慶在其子孫風流未遠英烈如在欣余寵章以慰民望

歸震川曰數語淋漓

章珪父叅年一百二歲可承務郎致仕

古者天子巡狩方岳之下問百年者就見之而絳縣役老趙武謫其輿尉今汝黃髮鮐背以上壽聞其可使與編户齒其徃以忠孝教而子孫可

徐文昭曰有似漢天子之文

萬世通弊

鮮于侁大理卿

儒者恥爲文吏而廷尉不用仁人久矣流弊之末至於誦法而不知義附勢而不知法綱羅紛張延及無辜朕益厭之爾德惟一信道不回雖古於張何以遠過是以命爾庶幾天下復無冤民不然者朕豈以刑獄之事累老成哉可

徐文昭曰揭其弊勉所難

[illegible]

八条

妙議

顧臨直龍圖閣河東轉運使唐義問河北轉運

副使

朕修賦役之法黜聚斂之吏去薄從忠務以養民而寬厚之弊或至於媮夫外臺按事以不失有罪爲稱職若下有倖免之吏則必有不幸之民民困於吏則歸咎吾法朕甚憂之太原之民困於邊備使者之任不輕賦予以爾儒林之選號稱秀傑有能吏之才而不薄有長者之風而不媮其服新職以莅一道

勑唐義問云趙魏之地被邊帶河使者之任匪人可

乎。以爾直諒之節、世其家聲、豈弟之心、不忽民事、必能深識朕意、以肅吏靖民爲本、徃任其責、以寬吾憂、

歸震川曰坡公諸制妙在處處有關時政若一味四六排偶則三十年内豈獨斯人歐公不須揄揚之矣

呂由庚太常寺太祝

先皇帝有賢執法朕不及見也思其人行其言用其平生所予者猶以爲未足也而錄其子嗚呼亦可以識朕意也夫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汝勉之矣朕不汝忘可

顧瑞屏日無限回翔

鄭重

賜新除落致仕依前光祿大夫范鎮赴闕詔

勑范鎮夫有德君子以精神折衝譬之麟鳳能服猛鷙朕虛懷前席以致諸老非敢必以事誘也苟得黃髮之叟皤然在位則朝廷尊嚴奸宄消伏卿雖篤老乃心王室毋憚數舍之勞以副中外之望

妙

莊雅尊厥

林希可中書舍人

勑文章之變與時盛衰譬如八音可以觀政而况誥命之出學者所師號令以之重輕風俗因而厚薄本朝革五代積衰之氣繼兩漢爾雅之文而大道中微異端所汨欲復祖宗之舊必以訓詞為重故難其人不以輕授具官林希博聞強識篤學力行緯有建安之風流逮聞正始之議論徑跋外制為朝廷常潤色其精微期配昔人使天下識典刑之髣髴務究所學朕將觀焉可

克輦可遲郡防禦使

勑具官某朕於宗室無所愛也然猶不欲虛授以速人言得之惟艱乃罔後悔凡有進秩必付有司致其歲月察其行義則朕與汝皆無愧豈不休哉

鍾伯敬曰字字有操放

杜純大理少卿

治獄得其道仁及幽顯澤流子孫茍非其人災及草木身任其禍朕敬而畏之久難其人以爾用法平直守道純固不以進退榮辱抑揚其心故在此選靡不有初終之實難可不勉哉可

王晳可知衛州

勑具官王晳凡我四朝之舊經德秉哲篤老不衰者今幾人哉以爾好學守節名在循吏而久不治民朕甚惜之太行之麓民朴訟簡守以安靜莫如汝宜可

謝制科啓

右軾啓今月某日蒙恩受前件官者臨軒策士方搜絕異之材隨問獻言誤占久虛之等忽從佐縣擢與評刑內自顧於無堪凜不知其所措恭惟制治之要惟有取人之難用法者畏有司之不公故捨其平生而論其一日通變者恐人才之未盡故詳於採聽而略於臨時茲二者之相形顧兩全而未有一之於考試而掩之於倉卒所以爲無私也然而才行之迹無由而深知委之於察舉而要之於久長所以爲無失

看他轉折處處精寀

也然而請屬之風或因而滋長此隋唐進士之所以爲有弊魏晉中正之所以爲多奸惟是賢良茂異之科兼用考試察舉之法每中年輒下明詔使兩制各舉所聞在家者能孝而恭在官者能廉而愼臨之以患難而能不變邀之以寵利而能不回既已得其行已之大方然後責其當世之要用學博者又須守約而後取文麗者或以用寡而見尤特於萬人之中求其百全之美凡與中書之召命已爲天下之選人而又有不可測知之論以觀其默識之能無所不問之

策以效其博通之實至於此而不去則其人之可知然猶使御史得以求其疵諫官得以考其素一陷清議輒爲廢人是以始由察舉而無請謁公行之私終用考試而無倉卒不審之患葢其取人也如此之密則夫不肖者安得而容軾才不逮人少而自信治經獨傳於家學爲文不願於世知特以飢寒之憂出求斗升之祿不謂諸公之過聽使與羣英而並進始不自量欲行其志遂竊俊良之舉不知氣力之微論事迂濶而不能動人讀書踈略而無以應敵取之甚愧

得而益甦此蓋伏遇某官德爲世之望人位爲時之顯處聲稱所被四方莫不奔趨議論一加多士以爲進退致兹庸未亦與甄收然而志卑處高德薄寵厚歷觀前輩由此爲致君之資敢以微軀自今爲許國之始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茅鹿門曰此論宋時進士科及制科之兼舉爲得其法

鍾伯敬曰叙事議論寓於四六之中不難於圓而難於緊

賀楊龍圖啓

右軾啓伏審新改直職擢司諫垣傳聞邇遐竦動觀聽咸謂國家之鉅福乃用諫諍之真才必能深言以補大化方今朝廷之上號爲無諱而太平之美終不能全臺諫之列歲不乏人而衆弊之原猶或未去豈聽之者徒能容而不能用言之者但爲名而不爲功（切中）

歷觀古人之效忠皆因當世而用智不務過直期於必行右尹子革因墳典而道祈招之詩左師觸龍語饘粥而及長安之質徒盡拳拳之意不求赫赫之名

此仁人及物之休功忠臣愛君之至分伏自頃歲所更几人庸夲爰而輙遷踵相躡而繼去一身之譏固足以免矣而積歲之病當使誰去之恐習慣以爲常遂因循而不振雖在僻陋顧常隱憂以爲必得朴忠憂國之人而又加以辨智得君之術言苟獲用國其庶幾伏惟諫院龍圖才雄於世而常若不勝節過於人而未嘗自異素練邊事深知兵驕頃持銓衡實識官冗必將舉大體而不論小事務實效而不爲虛名軾最蒙深知愧無少補方傾耳以聽願續書諫苑之

篇若有待而言或能著爭之論阻以在外、無由至門、踴躍之懷、實倍倫等、

歸震川曰給諫官不可不知此議

鳳翔到任謝執政啓

職本凡材、謬承選取、忽從州縣、便與賓佐、捫躬自省、豈不媿幸、伏惟聖文相公、素所奬庇、曲加搜揚、既蒙最深之知、遂有自重之意、所任簽署一局、兼掌五曹文書、内有衙司最爲要事、編木筏竹、東下河渭、飛芻輓粟、西赴邊陲、大河有每歲之防、敗務存不竭之課破蕩民業、忽如春氷、於今雖有優輕酬奬之名、其實不及所費百分之一、救之無術、坐以自斬、惟有署置之必均、姑使服勞而無怨、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顧瑞屏日甫入宦途便留心國計如此

時英廟欲驟用公而韓琦以年少資淺僅試館職故云

謝館職啓

軾言無取、錫命過優、進貽朋友之譏、退有簡書之畏、靦顏就列、撫已若驚、國家取士之門至多、而制舉號爲首、冠育才之地非一、而冊府處其至高、觀其所以待之、蓋亦可謂至矣。知寶玉璵璠難得而易毀、故篋櫝以養其全。知楩柟豫章積歲而後成、故封殖以待其長、施等天地、恩均父師、恭惟先帝臨御以來四十一載、所擢賢良方正之士十有五人、其志莫不欲舉明主於三代之隆、其言莫不欲措天下於泰山之固

錯舉十五人所遺以致感慨

大則欲興禮樂以範來世小則欲操數術以馭四夷然而進有後先名有隱顯命有窮達時有重輕或巳踐廟堂之崇或巳登侍從之列或反流落於遠郡或尚滯留於小官或死生之乖睽巳為陳迹或擯斥於罪戾僅夷平民雖曰功名富貴所由之途亦為毀譽得喪必爭之地名重則於實難副論高則與世常疎故雖絕異之資猶有不任之懼軾之內顧豈不自知性任巳以直前學師心而無法自始操筆知不適時會宗伯之選掄疾時文之靡敝擢居異等以風四方

不知滿溢之憂復玷良能之舉負賢者所難之任乎
四海欲得之求其爲惷愚可爲危慄是以一叅賓幕
轍蹈危機已嘗名挂於深文不自意全於今日而况
大明繼照百度惟新理財訓兵有鞭笞戎狄之志信
賞必罰有追迹祖宗之風凡用人歷試其能苟敗事
必誅無赦此太平可待之日豈不省兼容之時而乃
度越賢豪曲收微賤縱不能力辭而就下亦當知非
分以自慚此葢伏遇某官志在斯民仁爲已任欲辨
大事務兼寸尺之長將求多聞故引涓埃之助致此

忝冐有踰等倫欲報無緣將何望於顧鄙遇寵知懼庶不至於情渝

徐文昭曰情詞圓轉流暢[illegible]偶中絕調也

賀韓丞相啓

右軾啓伏審誕膺策命首冠輔臣四方聳觀萬口同慶自古在昔治少亂多天將措世於大安必有異人之間出洪惟上聖之君眷求一德之臣謂莫如公遂授以政付八音於師曠孰敢爭能捐六轡於王良坐將致遠引領以望惟日爲年恭以昭文相公全德難名巨才不器亹亹申伯之望堂堂漢相之風出入三朝險夷一節蕞爾鍾羌之叛命慨然當宁以請行威聲所加羶穢自屏淮蔡既定而裴度相徐方不回而

召虎歸縱復遺種龍荒遊蒐沙海譬之癬疥豈足爬
更妙
搔必將訓兵擇帥而授之規摹積穀堅城而磨以歲
月破斧之惡四國實願周公之亟還折箠以鞭赤眉
無煩鄧禹之久外天下是望豈惟一人即日邊徼苦
寒台候何似伏冀爲國善

歸震川曰磊落人斷不屑措一寒儉孅媚語

世情和盤托出

賀歐陽少師致仕啓

伏審抗章得謝釋位言還天眷雖隆莫奪行巳之志士流太息共高難繼之風凡在庇庥共增慶慰伏以懷安天下之公患去就君子之所難世靡不知人更相笑而道不勝欲私於爲身君臣之恩係靡之於前妻子之計推蘐之於後至於山林之士猶有降志於垂老而况廟堂之舊欲使辭福於當年有其言而無其心有其心而無其決愚智共蔽古今一塗是以用捨行藏仲尼獨許於顏子存亡進退周易不及於賢

切中

人自非智足以周知仁足以自愛道足以忘物之得喪志足以一氣之盛衰則孰能見幾禍福之先脫屣塵垢之外常恐茲世不見其人伏惟執政觀文少師

多德難名巨材不器事業三朝之望文章百世之師功存社稷而人不知躬履艱難而節乃見縱使耄期篤老猶當就見質疑而乃力辭於未及之年退託以不能而止大勇若怯大智如愚至貴無軒冕而榮至仁不導引而壽較其所得孰與昔多軾受知最深聞道有自雖外爲天下惜老成之去而私喜明哲得保

身之全。伏暑向闌、台候何似、伏冀爲時自重、少慰輿情、

茅鹿門曰名言可誦

王弱生曰無限曲折以排偶出之勢如疊浪幾如貫珠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貫珠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王踞生日無限曲折以井偶出之勢如疊浪變幻

茅廉門日各言可論

清

身○○○久全伏暑向闕台候何似伏冀爲時自重不盡縷[illegible]

黃州還回太守畢仲遠啓

五年嚴譴巳茸魚鳥之鄉一舸生還復與縉紳之叅屢將通問輒復自疑方茲入境之初遽巳誨音之辱披緘驚眩撫巳汗惶恭惟某官師帥斯民表儀多士道德龔黃之右牢圄坐空風流王謝之間嘯歌自得豈特居人之安堵固將遷客之忘歸路轉河陰葢聽風謠之美神馳鈴下如聞聲欬之音瞻詠實勞敷宣罔旣

徐文昭曰情致依依

吳公獨見處

賀韓丞相再入啓

伏覩詔書登庸舊德傳聞四海歡喜一辭竊以君臣之間古今異道任法而不任人則責輕而憂重庸人之所安任人而不任法則責重而憂深賢者之所樂凡吾君所以推心忘巳一切不問而聽其所爲蓋其後必將責報收功三年有成而底於至治自非量足以容物智足以知人强足以濟艱難勇足以斷取舍則何以首膺民望力報主知恭惟史館相公忠誠在天德望冠世如乾之中正挺然而純粹精如坤之六

二隤然而直方大更練三朝之用捨出入四方之險夷、疲民係心有識引領、必將發其蘊畜、以次施行、始綏獄以裕民、終措刑而隆禮、軾登門最舊、荷顧亦深、喜慰之懷、實倍倫等、

謝監司薦舉啓

猥以庸虛、過蒙知遇、既免尤譴、復加薦論、自省孤危、加之衰病、動觸時忌、言爲身災、擠而去之、則爲有功、引而進之、亦或招悔、自非不以利祿爲意、而以仁厚爲心、顧茲鈍頑、誰肯收錄、伏惟某官、時望至重、主知已深、方將長育於羣材、專務掩覆於小過、憐其謀身之甚拙、進絕望而退無歸、知其爲政之雖迂、歲有餘而日不足、特矯世俗、借之齒牙、軾敢不祗畏簡書、益自修飭、豈云報德、苟不辱知、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顧瑞屏日憂讒畏譏之詞

之○○〔批〕

而以行厚

而去之則爲有功

先讒復加厲論自消亦危

蔣語同編纂序

賀呂副樞啓

伏審近膺告命、入摠樞機、中外聳觀、朝廷增重、伏惟慶慰、竊以古之爲國、權在用人、德厚者輔其才而名益隆、望重者無所爲而人自服、是以淮南叛國、先正謀於長孺、汾陽元老、尚改觀於公權、樽俎可以折衝、藜藿爲之不採、哀此風流之莫繼、久矣寂寥而無聞、天亦厭於凡材、上復思於舊德、恭惟樞密侍郎、性資仁義、世濟忠嘉、豈惟清節以鎮浮、固已直言而中病、出領數郡、若將終身、小人謂之失時、君子意其復用

追茲顯拜、夫豈偶然、然而荷三朝兩世之恩當春秋賢者之責推之不去凜乎其難進伯玉而退子瑕人皆望於門下烹桑羊而斬樊噲公無愧於古人莫若盡行疇昔之言庶幾大慰天下之望軾登門最舊、稍慶無緣、踴躍之懷、實倍等倫、

徐文昭曰有赤心無佞舌坡公四六中往往具見此種風骨

賀趙大資致仕啓

伏審抗章得謝奉冊言還縉紳聳觀閭里相慶竊謂富貴不爲至樂功名非有甚難樂莫樂於還故鄉難莫難於全大節歷數當今之卿相或寓他邦究觀自古之惪賢少有完傳錦衣而夜行者多矣狐裘而羔袖者有之至若百行渾圓五福純備當世所羨非公而誰恭惟致政大資少保道心精微德望宏遠無施不可尤高臺諫之風所臨有聲最宜吳蜀之政才不寃於大用命乃係於生民與時偕行不可則止見故

人而一笑綽有餘歡念平生之百爲一無可恨方將深入不二獨遊無方黙追黎可之風坐致喬松之壽軾荷知有素貪祿忘歸慕鸞鵠之高翔眷樊籠而永歎傾頌之素敷寫莫窮

歸震川曰筆底時存揮灑之趣

一

名言

答試館職人啓

伏冀射策玉堂方觀筆陣校文天祿逐秀儒林黨友增華縉紳共慶國家求賢之道必於閑暇無事之時賢者報國之功乃在緩急有為之際養之無素則一旦欲用而何出待以非常則臨事欲辭而不可故納之於英俊相從之地觀之以世俗不見之書非獨使之業廣而材成抑將待其資深而望重某官學優而仕行浮於名詞令從容議論慷慨追還正始文章為之一新傳寫都城紙墨幾於騰貴得士之喜非我敢

私、軾衰病侵尋、文思荒落、職在翰苑、當發策而莫辭、
識匪通儒、懼品藻之不稱、過煩臨貺、寵以書詞、永爲
匣笥之珍、愧乏瓊瑶之報、

歸震川日行議論於對偶所謂謝彼春華斂此秋
實

興行

睿公蜀中人故云

答李寶文啓

伏審祗奉異恩遠臨全蜀奎文寶訓方入直於禁嚴井終提封旋出分於憂顧風猷所暨謳頌率同恭惟知府寶文望重縉紳材宜廊廟譽之金石益閎然而日彰浩若江河固窮之而益遠西南之俗信服已深民物子來氣復岷峨之舊舟車雲集惠通秦楚之商曾未下車已聞報政軾捲游滋久寤寐懷歸空詠其棠之思莫展維桑之敬悵焉永望言不寫心

登州謝兩府啓

右軾啓蒙恩授前件官已於今月十五日到任上訖者迂愚之守、沒齒不移、廢逐之餘、歸田已幸、豈謂承宣之寄、忽爲枯朽之榮、眷此東州下臨北徼、俗近齊魯之厚、迹皆秦漢之陳、賓出目於麗譙、山州炳煥、傳夕烽於海嶠、鼓角清閑、顧靜樂之難名、笑妄庸之竊據、此蓋伏遇某官股肱元聖、師保萬民、才全而德不彰、任重而道愈遠、謂使功不如使過、而觀過足以知仁、特借齒牙、曲成羽翼、軾敢不服勤簿領、祗畏簡書

策蹇磨鉛少答非常之遇息黥補劓漸收無用之身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徐文昭曰音節清亮

賀時宰啓

伏審光膺考愼峻陟宰司孚號揚廷士識上心之所尚置郵傳命人知聖澤之將流靡不欣愉至於鼓舞恭以某官直方以大廣博而良進以正而正邦畀乎求以求政貫六經百子之學煥三代兩漢之詞鼎禀自殊偉蕭侯之八尺斗南莫競凜梁公之一人加以絕識見微曠度舉遠清心省事則法可使復結繩之約強本節用則貨可使著流泉之長材無不可範而成也譬泥之在鈞俗無不可易而善也猶風之靡草

是皆還至而有效安見爲事而無功盍神考貽謀日完具而可按故成王纘要宜纖悉以勿加此大雅兼詩而不移矧清衷圖任之愈篤豈緊跡遜所獨詠歌惟民罔知合語則聖凡有詔令率先惠慈囿已遐邇爭傳室家胥慶顧此民逢此日之何幸謂吾相勸吾君以愛人歡聲格於九天乖氣消於萬彙在昔小國如彼景公損已一言退星三舍又况以禹湯大信之誥有夔契同寅之言蠢爾憑生猶知助順赫然助順豈不降康某愚有赤心老無佞舌輒忘犯分願欲輸

誠然有難言、是在精智、厽無交而莫與、苟好謀則必成、不惡而嚴、匪怒伊教、終成大賴、豈曰自私、伏念某遭時休明、賦命衰薄、蚤粗蒙於遴選、比久幸於退藏、天雨何私笑流行之本偶滄溟不改歎自蕩之波臣重以傾歲迴旋、竊嘗撰縷永塗流落、無復歸門豈賴補恩劓黥雕汚糞朽出部見日、去盆望天、悵未力之將殫、愧明恩之莫報、乃利用安身之何有、儻奉法循理之可爲、民社非輕、猶承宣而惴惴、天淵靡外、亦戻躍以欣欣。

顧端屏曰委曲精盡不愧古人

謝賈朝奉啓

右軾啓自蜀徂京幾四千里攜挈去國蓋二十年側聞松楸已中梁柱過而下馬空瞻董相之陵酹以隻鷄誰副喬公之約宦游歲晚坐念流涕未報不貲之恩敢懷盍歸之意常恐樵漁不禁行有雍門之悲而露既濡空引太行之望豈謂通判某官政先慈孝義篤友朋首隆學校之師儒次訪里閭之耆舊自嗟衆墓不聞拔薙之規尚意神交特致生芻之奠父老感歎桑梓光華深衣練冠莫克垂涕於墓道昔襦今袴

尚能鼓舞於民謡仰佩之深力占難盡、

歸震川日耘老過臨老蘇墓故城公謝詞切到乃

函

答杭州交代啓

伏審知府鈐轄待制新易節旄光臨督府舊政已孚於千里先聲坐振於七州軾偶以庸虛適相前後愧無毫髮之善可紀斯民惟有凋瘵之餘以遺君子即諧瞻奉尤切詠思

徐文昭曰略經筆墨便爾情曲可掬

答丁連州

七年遠謫不知骨肉之存亡萬里生還自笑音容之改易又恬颶霧稍習蛙蛇自疑本儋崖之人難復見魯衛之士而況清時雅望令德高標固已聞名而自慚蓋欲通書而未敢豈謂知郡朝奉仁無擇物義存逢時每憐遷客之無歸獨振孤風而愈厲固無心於集死而有力於噓枯遠移一紙之書何啻百朋之錫過情之譽雖知無其實而愧於中起廢之文猶欲備此言以革其老窮途易感永好難忘

答陳提刑啓

久竄島夷偶未書於鬼錄逃歸空谷固喜聞於足音况清廟瑚璉之姿爲明堂杞梓之用欲聞名而未敢豈流問之或先恭惟提刑刑部才高一時望重多士魯諸儒之德業緣飾政刑漢循吏之風流本源經術暫屈青雲之步一蘇嶺嶠之民憐遷客之無歸墜尺書而起廢助其羽翼借以齒牙但憂枯朽之餘難副吹噓之力悦處且怍不知所云

歸震川曰哀而不纏

答彭賀州啓

鼠流海國膔身羈鬼之林酒掃眞祠拜賜散人之號喜歸田之有漸悼報國之無期方自愧於心顏敢聞名於左右豈謂某官曲敦雅好深軫窮途賜以尺書借之餘論溫辭曲盡賢於十部之見臨陋質增華果巳五漿之先餽但慚衰朽虛辱品題敬佩至言永以爲好

答王幼安宣德啓

俯仰十年忽焉如昨間關百罹何所不有頃者海外澹乎蓋將終焉偶然生還置之勿復道也方將求田問舍爲三百指之養杜門面壁觀六十年之非豈獨江湖之相忘蓋已寂寥而衰我不謂某官講修舊好收錄陳人粲然雲漢之章被此枯朽之資欲其洗濯宿負激昂晚節粗行平生之志少慰朋友之望此意厚矣我心悠哉如焦穀芽如伏櫪馬非吹噓之所及縱鞭策以何加藏之不忘永以爲好

茅鹿門曰澹宕

蘇文卷之五終